



父亲的名字是机密

□陈仁德

说来真好笑,小时候父亲的名字是机密,万万不可让同学们知道了。一旦机密泄露,就会被别人“占欺头”。占欺头是巴渝方言,就是占便宜的意思(与此相关的还有“捡欺头”“吃欺头”“看欺头”等等)。屁颠屁颠的同学们会当面叫你父亲的名字来占你的欺头。有的同学千方百计打听别人父亲的名字,知道得越多越有实力,就仿佛握有撒手铜一般,忽然拿出来舞弄一下,那个得意洋洋的样子啊。每个学期开学时,同学们都要在表格上依次填写姓名、籍贯、出生年月、家庭成分,其中有一栏便是“家长姓名”。有些细心的同学会在旁边偷看,趁机窃取机密。但这并不容易得手,因为填写人的防守意识也很强,会用小手遮住避免泄露。不管怎么,总有一些同学的机密还是会泄露出来,于是失密者从此便处于劣势,既无招架之功,亦无还手之力。

由于经常叫人家父亲的名字,久而久之,会把父亲的名字直接用于儿子。我有个小学同学叫周学林,他不小心泄露了父亲的大名“周顺昌”,后来大家竟然把他喊成了周顺昌,不再叫周学林了。

一些同学不满足于掌握别人父亲的名字,进而试图掌握别人爷爷甚至祖爷爷的名字,辈分越高就能够占更大的欺头。

我也很害怕父亲及列祖列宗的名字被别人知道,还好,一直到小学毕业,我的保密工作都做得很好,免去了被“占欺头”之苦。但是后来有一天,我家长辈的名字却集体失密了。

上世纪60年代的某个夏天,因为琐事,我家长辈们写了一封“感谢信”贴在大门外,“感谢信”的末尾整整齐齐地署着全部长辈的名字。那天我七妹放学回家,走到大门口就惊呆了,紧张紧张地说:“糟了,这下我们长辈的名字全都被别人知道了!”

用别人父亲的名字来占欺头的兴趣甚至延续到了成年后。刘三的父亲叫刘桂芳,城里一个叫张某的人从来都把刘三喊成“刘桂芳”,有时为了表示亲昵,还要简称“桂芳”。成年后刘三在城关镇当林业员,张某是电影院的员工,二人是很好的朋友。张某依然一见到刘三老远就高喊“刘桂芳”,声如洪钟,极具磁性。刘三被占欺头很多年,心里当然不高兴,总想找机会报复。但是张某保密工作做得好,刘三无法窃取机密。有一天刘三忽然心生一计,他穿戴整齐,臂下夹着一个公文包,径直到张某家里去向张母做调查。他对张母说:“我是城关镇的刘同志,向你了解点街道上的情况。”他绕着圈子胡乱问了些话题,最后才假装漫不经心地问张某父亲的名字。这一招如同探囊取物,立即如愿以偿。第二天刘三和张某在街上相遇,张某还像往常一样,正准备扯着嗓子高喊“刘桂芳”,谁知还没喊出口,却听得刘三气定神闲地伸长脖子先喊出了“张××”,那正是张某父亲的名字。张某顿时大惊失色,张口结舌,无言以对。

张某猜不出刘三是用什么妙计窃取机密的,晚上回到家中,听张母说:“昨天城关镇有个刘同志还到我家来过

呢。”他一听马上明白了,说:“妈妈你不知道,那个刘同志是想占欺头呢。”

刘三尝到了报复的愉快滋味,还想扩大战果,居然过两天又夹着公文包去张某家,这次他是去打听张某爷爷的名字。张母此时已经知道了刘三的不良用心,怒喝道:“有你妈个鬼呀,来盘我祖宗三代!”刘三当即转身狼狈逃窜。

用父亲的名字占欺头的风气代代相传,我儿子读小学时,他班上同学依然把父亲的名字作为机密。有一次班主任老师忽然宣布,要同学们将考试卷子带回家给父亲过目签名,然后贴在教室墙壁上集中展示,这下大家都无法保密了。我儿子很聪明,问老师,家长盖章行不行?老师想了想说,盖章也行。结果我儿子选用了我的一方篆印盖在试卷上,贴上墙,小学同学们哪认得篆字啊,拼命辨认也认不得,儿子于是成功地保住了机密。

上月回家乡开同学会,见到很多小学同学,我一口气说出了好多人父亲的名字,他们非常惊讶,五十多年了,怎么还记得。我说怎么记不得呢,这是当年的秘密武器呀。

不知是太无聊,还是太有趣,反正当年就是那样过来的。如今满头白发了,写到这里,不禁开怀一笑,哈哈……

(作者系重庆文史书画研究会原副会长)

卧室

□王晶

如果回到记忆开始的地方,结局是否会不一样?

卧室里那张有纹路的木桌子上摆着一本书,书页在阳光照射下变得明亮,窗外的阳光格外明媚,玻璃窗边有两个盆栽,一个仙人掌和一个多肉。纱窗很美,轻轻拉上,朦胧中透露出些唯美,好看极了。躺在一张床上,棉絮制成的被子暖和又柔软,被子包裹下显得极其舒服,一定能睡个好觉。你看,天花板上有一个玻璃球组成的大灯,夜晚到来灯光照射出星星点点。

直到有天,卧室里迎来了你这个不速之客。听妈妈说你因为你妈妈下班晚没人在家,没有钥匙进门。反正都是女孩子,两家人关系好,顺便来督促我,和我一起上学,因此来到我的卧室。

读书声在卧室开始响起。读到优美的句子时我望着窗外的月亮入了迷,你拿手敲我脑袋,打断我的思绪。我转过身来,你的侧脸映入眼帘,停顿片刻过后,我猛地收回眼神,慌乱地把优美的句子摘抄进笔记本里。心里笑开了花般雀跃。

看见古琴的那刻,注定了卧室的声音不再只是读书声,还传来悠扬的琴声。我手指不断拨弄着琴弦,犹如高山流水的伯牙子期那般延绵不绝。你嘴里咿咿呀呀地哼着曲调,着实让人陶醉。“是你的声音陪着我前行,一路的泥泞是别样的风景。是你的声音将黎明唤醒,我穿过风雨把拥抱给你。是你的声音,动听的声音,是透过黑夜那一丝光明。因为你热爱每一寸光阴,才会找到生命存在的意义。”

卧室很安静,阳光照亮卧室时,春天的脚步近了。我把玫瑰、康乃馨、小雏菊一一放进不规则的玻璃制成的花瓶里,花香在卧室荡漾。你偷偷把四叶草做成书签夹在书本里,我翻开书的时候绿色的四叶草书签上写着:“愿你在书里能找到自己生命的意义,肆意生长。”每当看到书签,激励着我不断翻开书的下一页。

渐渐地,由于经常畅游在书的世界,将知识积攒起来,打开了崭新的世界。终于,新的世界解锁了。

在我的笔下诞生了一个又一个人物,但整篇文章没有过多地使用修辞手法和华丽的辞藻,看起来普普通通。

这个争议,为此我们开始争吵。你总觉得用词要华丽,要用修辞手法给文章润色。而我认为朴素的语言和通俗易懂的文字才是作者通向读者彼此心中的那道光,弥补了心灵的残缺。

你的意见与我不一致,因此,你生气地离开卧室。

再然后我们的裂痕越来越大。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我们好像心的距离越来越远。好像是自从看了许多书和积累了很多知识后,我再也感觉不到和你能同频,我们的世界观和人生观差距太大导致多次争吵,拧巴的我不说也不解释,偏执的你也不主动不理解。最后就连共同话题也没有了。我们渐行渐远,不再成为彼此的知音,也不再联系。

那段时间脑子感觉很混乱,就连动笔的时候都无从下手,甚至写不出像样的文章。

看着卧室贴在墙上的奖状,我回想起在小的时候由于我性格内向的原因无法宣泄的情绪堵住了心口,情绪便自然而然地随着下笔的字字句句倾泻出来。在语文老师的指导下写了篇文章,意外被选上得了个奖,许是得到了写作的认可。我很快爱上了用文字续写一个又一个故事,深沉的情感和情绪跃然纸上。那一页页作文纸写了又满,写大树的年轮来自每束光的馈赠,写忽然得了一场病却又痊愈的劫后余生,写和妈妈的隔阂随着年岁的渐渐释然,写父亲的背影佝偻又坚毅而默默落泪,写朝夕共处

的我们如何勇赴这平凡的生活。

窗外的月亮是那样的圆,迷人的月光依旧闪亮。突然想起了什么?我拿着笔写满一篇篇500字的信笺纸,却诉不尽世间的忧思难忘。我想,既然我们注定要走散,那便用笔写下记录我们的每个瞬间,你会找到那个你要的星辰大海,我也该迎接美好的未来。即便有很多不舍,也要笑着面对。

很多人谈写作,写的是他们的故事、故事里的人、故事里的人的感情。最真挚、真实的感情才能写出令人落泪感动的精彩瞬间,才能与之共情、令人动容。

卧室的光一直持续到凌晨,那些故事拼凑出的不完整的回忆,又好像写出了那时赤脚奔跑过的青春。灯光忽明忽暗,故事的开始是源于卧室。无论回到记忆的开始是结束,故事的结局是希望我们都愿意走出卧室,更好地过好这平凡的生活。不被束缚于这砖瓦红墙的卧室,勇敢做自己。

走出卧室的那刻,我发现阳光洒在身上,头发肆意飘散,眼神里带着些许坚定,我知道在渐渐成为我自己,那个不被世俗裹挟,自由自在又渺小的存在。

(作者系四川省大竹作协会员)



能懂的诗

长坡寨

□赵历法

偶尔的缺口,老石头
皱纹掩面
散叠岁月的绿苔
大段大段的寨基
早已退隐江湖

在记忆的荒原打捞四书五经
唯满地残垣断壁
天际线上那抹淡淡的浮云
《诗经》一样模糊

站在长坡寨满嘴无牙的门口
一时竟不知
下一站
是莫家寨,还是白云庵
(作者系重庆市大足区作协主席)

荣昌手记(组诗)

□海清涓

荣昌卤鹅

车轮碾碎暮色的薄纱
服务区的烟火漫过车窗
轻咬鹅翅的刹那
卤香叩开唇齿山河

复兴号载着周末闲情
掠过夏布会馆的沧桑
不做明初迁徒侠
只做沉溺卤香的回头客

穿梭成渝,思绪翩跹
无须海棠盛满行囊
那抹油亮的琥珀金黄
早已凝成陶都永不褪色的月光

河包粉条

莹润的弧线
穿透五谷风雨经纬
在游子的诗行里蜿蜒

乡愁褶皱处
每一缕冰销,都是母亲
用岁月捻成的银丝

川中丘陵的素洁
化作舌尖的弹滑筋道
托起红苕沉淀半生的执念

大荣桥

下木船,上石桥
烟雨溢过古巷,很江南
大水车不急不缓转动
一圈一圈,像记录流逝的旧时钟

倚桥头,摇折扇
与秋老虎对峙。以沱江的名义
和大荣寨、濑溪河认亲

从东岸,到西岸
从一个叫万灵的古镇,走进
一座叫万灵的古寺
对我来说,约等于填四川
(作者系中国作协会员)

